



画夏

■徐志强

有关一个夏天的印象，他们不假思索地说着诸如此类的元素——湛蓝的天，洁白的云，绿茵茵的草，光辉和煦的太阳。生活仿佛降成二维平面，埋骨凡尘俗事的人无暇他顾，偶尔淡淡地张望，生活的平剖面上也都是些乏味雷同的景物。可夏天真是一成不变的吗？

晴空未必湛蓝，可能万里无云，一阵太阳雨后倏尔浮现出一道斑斓彩虹。经过一晌午的暴晒，院落里的绿植可能不复葱葱绿意，未及秋季的自然衰弱，提前奄奄一息的惨状。太阳施暴之后，旁边一盆稳重如山的万年青，蔫头耷脑地弯下腰来，硬实如盾牌的黄泥地上，残留几瓣枯花蒂黯淡收场。

是的，我想说的是精确捕捉一个真实的夏天，首先要摒弃刻板印象。作画以前，想象力需要空间，构思最为关键，而局部差异决定一副画的细腻与否——夏日麦收的勃勃澄黄，有别于春时油菜花的嫩黄，更不是与秋时落叶的枯黄。

你是否拥有这样过眼难忘的体验？恰逢湖中一朵暗自盛开的睡莲，撞见一个布裾裙裾的窈窕身影，美好事物映入眼帘，带来同等的愉悦。生活的中心主干之外，总有旁逸斜出的树梢，引出一个夏的细枝末节。想起南方田地里的稻穗，青绿趋向金黄的时节，水渠汨汨流出的水可解它的燃眉之急，灼烤与此同时意味着干瘪和另一种饱满——糖分的昼日积累。向日葵的深色花盆画出半圆的轨迹，始终如一地追随太阳的方向，宣示向阳而生的骄傲，沉默而灼烈的爱意。阿尔的黄房子里，梵高先生手执画笔，画出阳台上的黄陶罐与12株向日葵，流淌着一首蓝色和黄色的交响乐。

夏的特质，或许是抓住一只蝉，就能抓住一个夏天的完美隐喻。故事性首先来自村庄。开到荼蘼春事了，夏雷隆隆作响。萌动中的万物开口说话，芦苇里鼓着腮帮子的憨青蛙，捉对躲在草丛嬉戏的蟋蟀，山水田野间的快乐歌谣密不可分。繁星漫漫的夏夜，黄土地里耕种归来的农民嘴里吧嗒着旱烟，蜷身于折旧的竹凳。火星与烟雾缭绕中，他们沉默地与几百万光年以外的仙女座星光对视。屋里的黑白电视机雪花闪烁，画面时断时续，睡不着的我似乎可以画一条浩渺银河，供牛郎织女遥遥相会；或画一个扭曲变形的星月夜，梦境颠倒如天在水。

盛夏的海岛，画中应有金色沙滩与棕榈树，海鸥与螃蟹，太阳眼镜、比基尼着装的年轻女孩与扇状的遮阳伞。台风季是另一番体验，涨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浪，冲刷断崖峭壁訇然作响。远方乌云密布，鲸波怒浪中的人渺小如一粟。断崖上，我倚着围栏观海，垂钓烤鱼兴致不减。烧烤架上鱼香味渐渐浓郁，拍打崖壁的海浪裂成清凉的水分子。另一对情侣也挽着胳膊互相依偎，静静伫立于这天之涯海之角。

浓淡相宜的江南水乡同样适合入画，与友人对坐弹琴之时仿若昨天。几位游客循声停驻在门脸，侧耳倾听指尖泄露出去的旋律。阳光悄然泻在我们背后山海经彩绘的墙，没有轻声交谈，只有一瓶起盖的汽水静置桌面，里面殆尽的气体流失掉整个八月。乌镇西栅的屋舍与水栏边，素面朝天的刘若英静静地端坐在那里。走遍人生的千山万水后，她于喧闹的人群中，还是一朵兀自绽放的白莲。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笔触，勾勒出她那悲不喜的模样，一个终于在眼泪中大彻大悟的并不年轻的女孩？

夏天是一个多义词，兼具清凉与燥热，明媚与严酷。这些年与夏天并非一直和睦，我们也曾两看相厌过，也曾断绝来往过，但最终还是和好如初。细数拥有过的夏，指尖无声划过时间残破的碎片。我不想刻意隐瞒夏天的专属画面——咻地一声蹿过童年的纸飞机，门店卧着一只吐出猩红舌头呼呼喘喘喘气的黄狗，穿着永远不过时的白背心的纳凉老大爷，一件奔跑中沾泥的深蓝色校服，脸红的男孩伸手递给心爱的女孩一杯橘子汽水。可如何雕琢出十五年前他人的样子？如何还原当初吸着冷气吃北京老冰棒的样子？我感到深深的无能为力，并只能搁笔。

美好与遗憾都在一个人身上镌刻至深，任何取舍抉择有如自断一臂，画一个夏天并非易事。一遍一遍的怀想中，我想要紧紧攥住的夏日时光，它渐渐隐没在无数喧嚣与骚动当中，在我提笔将落未落之际。而我知道，离开一个世界，后视镜里明晰的画面只会越来越远。我也永远绘不出一个完整的夏天了。



帮厨(小小小说)

■唐胜一

杀鸡，宰鱼，摘菜……
文老爹见儿子儿媳忙得团团转，便招呼一屋的客人：“你们先看电视，我去帮忙弄饭吃。”

“爹，你不陪客人，来厨房干么子？”儿子进一步说爹，“你老人家连自己吃饭都不会弄，还能帮得上么子忙嘛！”

3年前，老伴去世后，在儿子儿媳一同外出时，文老爹就没有弄好过一餐饭吃。前年夏天，儿子儿媳外出两天，他硬是三餐没有吃饭，只从菜园摘些黄瓜、西红柿充饥。“爹，你咋不做饭吃呢？”“嘿嘿，”文老爹憨笑一声，回答说，“让你娘惯坏的，不会做呗。”

自此后，小两口很少一同外出，即使一同外出也要跟邻居打好招呼，让邻居帮忙照顾老爹吃好饭。

儿子忙着切菜，还抬头催促老爹一句：“爹，你老人家就去客厅陪陪客人，这里你帮不上忙。”

儿媳狠狠瞪眼丈夫：“你催么子嘛，爹来厨房帮忙是好事，就由着他老人家吧。”转而换上笑脸，跟公公讲，“爹，你老人家能做什么子就做什么子。”

文老爹点点头，笑咪咪地忙开了。老人家先从铁皮米桶里舀出几碗米倒进米盆子，再拿到水龙头下用水淘，然后倒进电饭煲里放水煮饭。儿媳拿眼一瞧，偷乐了，附着丈夫耳根轻声嘀咕：“瞧爹这架势，这饭保准要比你煮得好！”

“这白萝卜做什么子菜？”文老爹问。

儿媳说：“切成丝丝煮鲫鱼。”

文老爹拿起白萝卜往砧板上放，动起刀来却是“哒哒哒”地很有节奏感，切出的萝卜丝条均匀得很，倒在砧板上犹如排列一般的毫不凌乱。

儿媳看得惊啦。她想到半年多前每次做饭煮菜时，公公总是借故来厨房，或拿碗拿筷子或端菜洗抹布，莫不是偷学厨艺？再细看跟前，公公帮厨的一举一动都令人佩服呢！

儿媳所煮的黄焖白豆腐快要出锅时，有意地借故对公公说：“爹，你帮我看下锅，我们有事出去一下。”

“去吧。”文老爹说着，就来到灶前，见黄焖白豆腐已好，赶紧出了锅。接下并不闲着，掌勺做起了白萝卜丝煮鲫鱼，自然得心应手。

儿媳回到厨房，闻到香喷喷的味儿，顺眼一看，白萝卜丝煮鲫鱼刚刚出锅。细瞧菜汤鲜亮，儿媳忍不

住地舀上一点尝尝，咂巴咂巴着嘴，伸出大拇指称赞道：“这又鲜又香，咸淡适宜，太好吃了。爹，你咋做得了这么一手好菜啦？”

“嘿嘿，”文老爹习惯地憨笑一声，回答道，“我这吧，叫做烟筒杆子砸蚊子，撞到的。”

有文老爹参与所做的这餐饭菜，很不一般。客人们不仅胃口大开，而且赞不绝口。

小两口纳闷起来：爹咋会做饭做菜了呢？也没有见过他老人家在家里做过饭菜呀？

待客人走后，小两口直接就问：“爹，你咋做得这么好饭菜？”文老爹“嘿嘿”憨笑，掩饰地不予回答。

为解心头之谜，小两口联想起一件事：近半年来，爹老是不在家，莫不是去了街边小排档当帮工会会的？抑或还有什么讲不出口的隐情？小两口决计盯爹的梢，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好几日的跟踪打探，原来爹是去了秀山路的一家平顶房。平顶房的主人是一名退伍军人，姓刘，人称刘满爹，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斗中受过伤，现今独居一人，半年前因病导致半瘫痪。

小两口进了刘满爹的平顶房，打上招呼说：“刘满爹好！”

刘满爹看了看陌生的面孔，问道：“你们是来采访的吧？”

小两口不约而同地摇摇头：“不，我们只是来向您打探个事。”

不知刘满爹是耳背没听清呢，还是别的，反正他只自顾自地说：“大前天吧，有记者来采访这个事，正好照顾我的文大爷在这，他婉言谢绝，把记者打发走了。”

小两口听出了名堂，更来了兴趣，着急地问：“那后来呢？”

刘满爹满怀激情地感叹：“文大爷是个大好人哪！他自己是个退休的老革命了，还每天风雨无阻地赶来这里照顾我，买药，做饭，洗衣，擦地，样样都干，就像个保姆似的！”

儿媳终于忍不住了，自豪地开口说：“刘满爹，您讲的这个文大爷就是我爹，也是一名退伍军人！”

“啊——”刘满爹大吃一惊，“文大爷也是退伍军人？”

“好啊，”刘满爹随即开心地舒了口气：“那我们就更为退伍军人骄傲而自豪！”

安排:什么时间去捉知了猴，什么时间去村口的池塘游泳，甚至喂牛的时候都安排好淘几筐草……而且我们几家的牛槽离得都不远，喂牛时还能偷空玩几把石子。

等地里的绿豆黑了，我们就又多了两件事:摘绿豆，卖绿豆。摘绿豆都是在下午，因为绿豆在经过晌午火辣辣的阳光暴晒后，变黑的越来越多。摘好，弄回家，我用木棒敲敲，母亲在簸箕里倒腾几次，干净的绿豆就可以装进袋子里了。那会可没现在这么多好吃的，那绿豆煮稀饭真是特别香，可母亲不舍得，她说要趁绿豆刚下来，价格高，拿到集上卖，卖的钱攒着，好留给我交学费。

刚吃过早饭，我就把家里的永久自行车推出去，再把干净的绿豆绑到自行车后座上，小伙伴们都在村口等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往集上出发了。谁知我们骑车刚过了打靶场，就看到有人招手，“喂，小伙子，你们几个是不是卖绿豆？”

我们几个不理他，家里大人都和我们交代好好的，多少钱一斤，多少斤绿豆，要卖多少钱。

“你们到集上也是一块二一斤。”那人拦住我们说道。

“那我们 also 到集上去卖。”小伙伴们牛子的胆子最大，他笑嘻嘻地对拦我们路的人说道。

“哟，看不出来啊，你们几个还怪精来！我给你们加二分，咋样？”

牛子看看我们，“要不咱就卖给他吧！”我们几个点点头。

那人笑着从他的自行车上取下秤来，刚要给我们称绿豆，牛子抢先说道：“你可不要哄我们，俺家大人在家都给俺称好了。”

那人哈哈一笑，“我咋能哄你们，我还指望你们往后把绿豆都卖给我呢。”

那人称了绿豆后，和家里大人称的也差不多。收了钱，我们把空袋子夹在后座上，擦擦脸上的汗，牛子说：“咱们本来想着去集上卖了，再买根冰棍儿的，还去吗？”

“不去了，咱们回到池塘里游一圈，然后再去瓜地吧。”

“好，哈哈——”
欢快的笑声还在耳畔，我眼前的那朵云却越飘越远。



那时候 月亮还朴素 像一块古老的银子 不吭不响 静待黄昏

那时候的野兽 还有牙齿 微小的暴力 只用于守住疆土 丰衣足食

那时候 天空聚集了凤凰和鲲鹏 让书生们泪流不止 写光了世上的纸

那时候 铁马秋风 河西一带的炊烟饱满 仿如一匹广阔的丝绸

那时候的汉家宫阙 少年刘彻 白衣胜雪 刚刚打开了一卷羊皮地图

那时候 黄河安澜 却也白发三千 一匹伺伏的鲸鱼 用脊梁拱起了祁连

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 亦有忠义 和然诺 事了拂衣去 一般不露痕迹

那时候 没有磨石 刀子一直闪光 拳头上可站人 胳膊上能跑马

那时候的路不长 足够走完一生 谁摸见了地平线 谁就在春天称王

法卡山荐诗

我们徘徊在精神与物质的十字路口，在日益繁芜的工作中耗尽心智，心越来越疲惫，茫然无措，我们该何去何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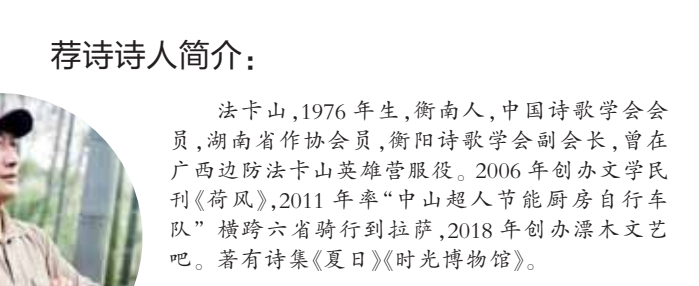
在叶舟的诗中，你可以读到这样一种精神灵性，让你潸然泪下，让你的心在风平浪静中起波澜，仿佛天空越来越空，那些烦扰随风而去。但在徐来的清风中，你心底的少年中国梦开始阔大，升腾。我至今尚未见过诗人叶舟，但我还是要感谢他在2018年元月惠赠诗集《月光照耀甘肃省》给我，让我对这个西部诗人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和热爱。今年，他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获得茅盾文学奖提名。

叶舟是当代诗坛卓有成就的诗人，不仅在于他的小说，更在于他的诗歌。叶舟的诗往往以写河西走廊风物、写敦煌历史而著称。诗评家王士强说：“叶舟是从‘古代’走来的人，立足传统，却启发当代、‘发明’当代，处身‘边地’，却正位于中国文化的沃土，薪火相传。”

叶舟的《怀想》意象繁复，但通透。诗人叶舟以轻盈的笔触描摹了“那时候”的事物，以一种淡然、漠不经心的笔触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古朴、单纯、简单的社会生活，进而审视自我、反思当下，表现出其恢宏的语言张力。诗歌有时候往往并非描绘事物的真相或真理，而是一种单纯现象或情景的呈现，以此来象征、隐喻或暗示现实生活，表达对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在阔大的历史场域下，叶舟以举重若轻的构词能力和对生命细节与场景的把握，传递出一种清激高昂的精神向度与神性维度。让我们在叶舟的诗句中来怀念“那时候”的一种朴实的幸福吧。

那时候，“月亮还朴素，像一块古老的银子”，世间万物都信守着内心小小的温柔和善良；“那时候的大地只长一种香草，名曰君子”；整个国度像“少年刘彻/白衣胜雪/刚刚打开了一卷羊皮地图”，面对浩渺世界，雄心勃勃；“那时候还有关公与秦琼/亦有忠义/和然诺，事了拂衣去/一般不露痕迹”……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认为“诗歌是禅坐，不是为了催眠，而是为了唤醒，以己心唤醒他心。”我想，叶舟的诗《怀想》或许并不是以此来批评现实，更是在呼唤一种精神、一种道义，唤醒一种简单、素朴而真诚的生活状态或精神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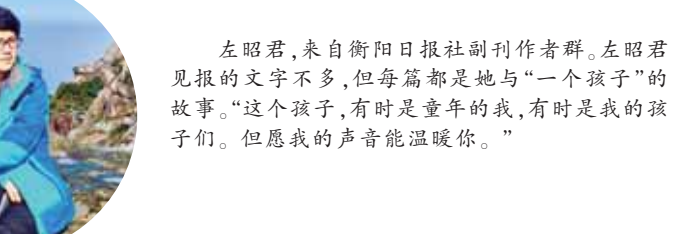


荐诗诗人简介：

法卡山，1976年生，衡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衡阳诗歌学会副会长，曾在广西边防法卡山英雄营服役。2006年创办文学民刊《荷风》，2011年率“中山超人节能厨房自行车队”横跨六省骑行到拉萨，2018年创办漂木文艺吧。著有诗集《夏日》《时光博物馆》。

不要希冀河流仅仅是河流，也是流亡的歌，或消逝的爱情 谁能取走祭坛上的号角与背井离乡的渔歌？诗人才是湘江永恒的贵族与王者。庞大的疆域有巫楚的离骚与流浪的扁舟。流亡是诗歌中最古老的漂木与悲伤的法器 星星缀满河流上空，俯瞰石鼓的灯火与空荡荡的孤独 书院的月光有菩萨的慈悲。漫漫时光述说着湘水不曾消散的梦与远方——关于河流的诞生与未来，金戈铁马的征伐与杀戮，以及洪水滔天的悲愤与搏击。活着的湘江子民，举起火把，去祭拜祝融火神与书院的儒者，从峭壁碑上取下象形文字，以清风明月诵读万古悲愁，咽下史册中浪荡不羁的诗魂。一条河流 需积攒多少湛蓝的诗篇，方可屹立潮头，独立苍苔

朗读者简介：



左昭君，来自衡阳日报社副刊作者群。左昭君见报的文字不多，但每篇都是她与“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个孩子，有时是童年的我，有时是我的孩子们。但愿我的声音能温暖你。”